

# 辛亥女傑張竹君

鈕先銘

——兼及胡漢民·馬君武·黃興

## 武昌首義的一個謎

辛亥革命前後，鑑湖女俠秋瑾芳魂已杳，忠骸長眠西子湖畔，可是炎黃後裔，大漢巾幗英雄，繼起推翻滿清，肇建民國，繼承秋瑾烈士遺志的，却接踵而至，層見疊出，使壯闊浩大的革命行列，憑添燦爛光采。然而，在那麼許多勝於鬚眉的女性革命志士裏，無可否認，論名氣之大，影響之廣，功勞之高，事迹之絢麗譎奇，仍得數女醫士張竹君居第一。

武昌首義，陽夏之戰，在革命史上留給後世之人一個難解的謎。那便是革命領袖之一，領導武漢民軍與強悍清軍奮勇作戰的總司令黃興，他究竟是怎樣通過清吏大索，縱騎四出，在漢口與上海之間的偵探密佈，關卡重重，安然無事到了戰地武漢三鎮去的？十年前出版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武昌首義」一冊中，所載胡祖舜在「陽夏戰役」一文內說：

「九月十三日，黎都督乃設將台於軍政府前，拜黃興為總司令官。」  
又李廉方在「陽夏淪陷之經過」一段中說：

「……因此（黃）興接武昌首義電，即兼程來漢，首義後到漢日期，各紀不同，『日知錄』詳加考證，確定為九月七日。」

中部同盟會主事人之一，革命先進譚人鳳，則在他的「陽夏之役與保衛武昌」一文中說：

「六日，……適黃（興）先生是日至，軍氣爲之一振，登壇拜將，授總司令之職。」

鄂軍戰時總司令部參謀甘績熙寫「陽夏廳兵實錄」時也說：

「至九月十六日午後六時，即渡江至漢陽伯牙台司令部。時黎都督已委黃克強（興）先生爲鄂軍戰時總指揮官。」

以上所列胡祖舜、李廉方、譚人鳳、甘績熙諸氏的說法，不但黃興抵達武漢三鎮的日期先後不一，並且都沒有提及黃興究竟來自何處？他是怎樣冒險犯難，衝過長江中下游，清吏清軍宛似天羅地網般的嚴密盤查，卒告抵達漢口的？而胡、李、譚、甘諸氏都是首義元勳，在武漢民軍中居於極重要的地位，胡、李、甘三將尤在黃興的直接指揮系統之下。讀了他們身歷其境的報導，對於黃興的入鄂之謎，豈不益增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之感？令人不由自主的想到，黃興當年，莫非「飛將軍自天而降」？

如所週知，六十年前，辛亥那年武昌起義，吓得遜清大吏湖廣總督瑞澂、新軍統制（等於今之師長）張彪穿牆打洞，落荒而逃。但是大隊清軍不旋踵而開到，尤有已被清廷放逐於滬上的袁世凱一旦條件談好，他便助虐爲惡，殺吳祿貞於石家莊，使吳氏和閻錫山的燕晉聯軍直搗黃龍成爲泡影，再驅使麾下哼哈二將，第一軍軍統，北洋之犬馮國璋，和第二軍軍統北洋之虎段祺瑞，盡起北洋精銳，大舉南下。陽夏（也就是說漢口和漢陽）一戰，若非革命健將黃興趕到，黎元洪登台拜將，依靠黃興在漢口、漢陽頂上一頂，然後各省響應，紛舉義旗，革命軍聲勢浩大，迫使袁世凱不得不徘徊瞻顧，一再要求停戰議和。那麼，武昌不保，革命軍風流雲散，辛亥武昌首義也就勢將成爲明日黃花，倏而一現了。

由於黃興聞訊趕到武漢，是辛亥革命告成，中華民國建立的一大關鍵，因此，我們更要探討，黃興是如何

抵達武漢的了。

### 革命英雄柔情似水

原來，自從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告敗三日後（「三二九」是陰曆，黃花崗之役是在公元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四月初二（陽曆四月三十日，星期日），黃興方始由女革命同志，「李二少奶」徐宗漢，掩護化裝，避到香港，進入醫院療傷。由於同志罹難多達七十二人，趙聲又在四月二十二日悲憤悽鬱得病而死，使黃興備受刺激，他曾在八月初九（



辛亥女傑張竹君

有「女中梁超」之譽的辛。

武昌起義前十天），寫信給馮自由，痛切陳詞：

「……廣州之役，弟實才德薄弱，不足以激發眾人，以致臨事多畏懼退縮，遭此大敗。而閩蜀兩省英銳之同志，因此亦損失殆盡。弟之負國負友，雖萬死無以蔽其辜。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為害之虜賊，以酬死事諸人，庶於心始安，亦以作勵吾黨之氣。故自四月初二返港，專心養傷，一面圖集少數

實行之士，以爲復仇之計。除與展堂兄（按指胡漢民）同署佈告書之外，未嘗與一友通隻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排脫一切糾纏，促其實行之速。不意蹉跎歲月，爲同事人所阻止，不得逕行其志，悲憤交集，無可發洩。……」

由此可知，黃興在四月初二到八月初九之間，一直都在計劃着採取個人行動，暗殺破壞黃花崗之役的滿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不過，他這個計劃，終於給孫中山先生否決了。證據是 中山先生曾經致函吳稚暉說：

「……黃君一身爲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關鍵。彼之職務，蓋可爲最大之事業，則此個人主義，非彼所宜爲。」

黃興服從了 中山先生的決定，可是他爲黃花崗死難同志復仇的意念仍切。於是他便改絃易轍，不再自己下手，組成了一個暗殺李準的實行隊。這年的閏六月十九（陽曆八月十三日，星期日），實行隊隊員炸李準於雙樓門。此一役，李準傷腰而後逃脫，李準衛隊被炸死了二十多人。兩位負責執行的烈士，林冠慈當場中亂槍而死，陳敬岳也被捕殺。——這一炸，算是炸破了李準的胆，從此而後，他便竭盡可能的向革命黨人暗送秋波。辛亥武昌起義，廣州響應，李準逐走兩廣總督張鳴岐，恭請胡漢民兵不血刃入廣州，也可以說是這一炸的功勞。

但在當時，黃興却爲李準的傷而未死，又犧牲了兩名烈士，心有未甘。他在 中山先生的指示之下，組成了四個實行隊， 中山先生並且代他籌措了一萬五千元的經費。黃興便設立了東方暗殺團，派他新婚夫人徐宗漢的前夫之侄李應生，潛赴廣州設置秘密機關，準備再接再厲，刺死李準。因爲他自己目標太大，無法進入清軍密佈的廣州城裏，他只好請徐宗漢冒險前往，代爲主持其事。這其間，兩地相思，兒女情長，黃興曾經作了一首「蝶戀花」，託東方暗殺團年紀最小的一位女團員卓國興，帶進廣州城裏，交給他安居危城，担当艱鉅的

愛妻。黃興一生詩作得不少，詞則罕見。尤其是新婚不久這一首纏綿悱惻的思念愛妻之作，更是難得——

### 蝶戀花

畫舸天風吹客去，一段新秋，不誦新詞句。

聞道高樓人獨住，感懷定有登臨賦。平夜晚涼添幾許，夢枕驚回，猶自思君語，不道珠江行役苦，祇憂博

浪錐難鑄。

由於李準傷弓之鳥，聞弦心驚。他的戒備非常嚴密，使徐宗漢統率之下的東方暗殺團員無機可乘，祇好轉移目標。武昌起義半個月後，方始於九月初四（陽曆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三），轟然一聲響，炸死了滿清的廣州將軍旗人鳳山。——炸鳳山在當時確是非常必要之舉，並非徒然嚇嚇清吏，以鳳山爲李準的替死鬼而已。因爲自從武昌起義，鳳山的地位便顯然比李準更重要了。當滿清編練新軍之始，鳳山便是新軍四鎮（師）的統制（師長）之一，而其餘三鎮統制，全是袁世凱的心腹爪牙。鳳山又當過滿清陸軍部的督練大臣，算得上是北洋新軍的統帥。他不但知兵，能打仗，而且還有把握拉得動北洋隊伍。如果鳳山不死，清廷未必非起用袁世凱不可。少了袁世凱對清廷的一度拿騫，和他在革命軍與清廷之間企圖坐享漁利，武漢革命軍的能否成事，實在是大成問題。所以東方暗殺團團員李應生、李沛基的這一炸，着實是大有助於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締造的。

### 居正譚鬚首先趕到

黃興、宋教仁、譚人鳳、居正同爲辛亥武昌起義的原始主動人物，黃興曾在武昌兩湖書院讀過三年書，在湖北結交了不少同志好友。他留學日本後回湖南組織華興會，發動反滿革命，曾經得到大批湖北志士的衷心擁戴，大力支持。宋教仁也曾是武昌文普通學堂的學生，同盟會中部分會即由他所發起，同時他更堅主以武昌爲

起義地點，因而在武漢一帶早有相當的部署。譚人鳳在同志中年事最高，同志都以譚翁稱之，他和居正則在黃花崗之役前奉到香港統籌部的委命，由譚人鳳負責主持長江軍事，居正推動湖北方面的革命工作。武漢三鎮的革命種籽是他們四巨頭所播下的，所以武漢革命同志在發動起義之前，早就函電交馳，派遣代表，敦請黃、宋、譚、居入鄂主持大計。譚人鳳對於這一件事有很詳盡坦率的記述，他寫文章說：



革命軍總司令黃興。他的夫人徐宗漢與女傑張竹君是結拜姊妹。

「時湖北同志，猛勇進行，有一日千里之勢。彭壽松到漢時，同志以其爲端方隨員，可免人疑也。乃於漢口法界漢興里賃一屋，掛名彭公館，作爲機關，一切事漸就緒矣。七月中旬，彭壽松函告湖北情形極好，廿間同志復電催，促往主持。余時適病，於廿八日開會報告，謂有人代勞去，當入病院，否則唯有帶藥往。鈍初（宋教仁）以余病重，承認八月廿日往。余遂於（七月）廿九日入虹口篠崎醫院。比接湖北電報稱：已派代表來，鈍初乃留候。時克強（黃興）亦有電至，並電匯三百金，約余同赴雲南。余始知其尙在香港，即修書請呂君天民往，促其速來滬。八月四日楊玉如、居正二人到，得悉大概情形。楊倉卒迫居留購手鎗，狀頗閒暇。又適胡經武派人來索炸彈，鈍初詢問各方面情況，茫無所知，遂猶豫而欲留待克強矣。余確信湖北事急，因於（八月）十二日復開會促鈍初往，並責讓鈍初未經公決，即以炸彈與經武之來人，倘彼此不接頭，或因個人行爲破壞大局，咎應誰司？鈍初頗慚謝，並擬過中秋決往。及逾期又以于君右任不在，報館難擺脫告，余極憤，乃帶藥餌出院。於（八月）十七日會議後，卽入南京，約各同志，告以湖北情形，囑謀響應。十九日（陽曆十月十日）始由南京與居正同日赴漢，到九江而黎元洪爲都督之名義，已喧囂於耳鼓矣。」

譚人鳳和居正是在武昌起義當天從南京動身，而於四天後抵達武昌的。他們在武昌遇見了軍政府軍務司長蔡濟民，和他一同入都督府。黎元洪見到了譚人鳳和居正，還流露出一臉的可憐相，向譚、居二人訴苦說：

「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革命二字，如今却被他們強迫我當這個革命軍的都督，這豈不是意外之事嗎？」

譚人鳳聽後立刻便責之以大義說：

「名義已經發表，即使你再想效忠滿清，也是來不及了。我勸你不如下定決心，或許還可以轉禍爲福。我來時聽說張彪正率殘兵駐在漢口劉家廟，這便是肘腋之患，又聽得河南開封開到了一千餘名新軍，也應該趕快派兵驅逐。然後再以重兵扼守武勝關，武漢三鎮方可確保無憂。」

至此，黎菩薩只好俯首無語，但他仍然不發一言，不畫一策，一切悉聽革命同志的安排。祇是，譚人鳳和居正雙雙來到，武漢局勢總算穩定得多了。

另一方面，在香港，由譚人鳳，居正派赴香港的湖北革命同志代表呂天民和劉芷芬，他們是在陰曆八月十一，陽曆十月二日，星期一到達香港的，而且當天就跟黃興見到了面。黃興聽說湖北武漢方面發動得如此其快，他非常興奮，立即分函美國、南洋方面的負責同志，和時在西貢的胡漢民，並且直接拍電報給留居美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請各地速籌鉅款共襄大舉。四天後他又致函上海陳其美、宋教仁、居正、譚人鳳四同志，勉以拿破崙之名言「一軍之中，寧可有一劣將，不可使有二良將」。提醒他們：「佈置不可過大，用人不可不擇。」他猶仍念念不忘黃花崗之役失敗的教訓。

### 懷雖不遇俠氣如虹

這封信剛到上海，武昌起義已經發動，宋教仁時在上海臥病，他聽說彭楚藩、楊宏勝、劉復基三烈士遇害，不覺潸然淚下，繼即打電報到香港，促請黃興迅速來滬籌商大計。黃興在香港接到宋教仁的電報，曾經為之狂喜，他立刻摒擋一切，準備北上。行前他曾作了一首和譚人鳳的詩，充份流露他豪邁的意氣，以及革命黨人由衷的謙虛，這首詩的原文如下：

懷雖不遇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上為先著，此復神州

第一功，愧我年年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辛亥陰曆九月三日（陽曆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黃興偕他的新婚夫人徐宗漢，雙雙由港抵達上海。到上海後他亟於飛身前往武昌，因為革命軍和清軍正在漢口激戰，北洋新軍猶在大舉南下之中。革命軍的形勢岌



岌可危，亟待他前去主持一切，領軍作戰固守武漢，以贏得全面之勝利。可是，當時却發生了一個幾於無法解決的大問題，那便是從上海到漢口之間，清軍縱騎四出，防範嚴密。以黃興的目標如此其顯著，他必定無法順利通過，平安到達漢口的。

便在這萬般急切，心憂如焚的當兒，黃夫人徐宗漢藉地想起了一个可能幫上大忙的人來。這個人，便是她在廣州身爲「李二少奶」時的手帕交，乾姊妹，在廣州和上海，一般大名鼎鼎，最喫得開的女醫士張竹君。

提起張竹君，在辛亥前後，嶺南滬上，她的名氣可是大極了。張竹君稱得上是我國最早的一位現代女性，黨國元老馮自由就曾說過：

「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廣東女醫士張竹君爲首屈一指。」

張竹君是廣東番禺（廣州市）人，她的父親曾經做過清朝的三品京官，家中兄弟姊妹很多。廣州是西方勢力入侵我國的第一個口岸，和洋人接觸較早，風氣比較開通。尤其張竹君的父親，重視子女教育，作風相當開明，張竹君亭亭玉立，時在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他便允准她投考洋人所辦的學校，由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多寶大街開設的柔濟醫院，所附設的一所夏葛女醫學堂。七十多年前，這所女校在嶺南一帶是很有名氣的，早期廣東女醫師或助產士，多半是夏葛女醫學堂出身。夏葛女醫學堂設備完善，學科齊全，肄業期限是四年。少女時期的張竹君，生就是一張鴨蛋臉，一對靈活的大眼，一條端正的鼻子，顧盼生姿，儀態萬方。加以她天賦聰明，又肯用功讀書，家裏既有錢，個性復趨於外向，口齒伶俐，擅長交際，使得夏葛女醫學堂裡的洋女教員，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四年後，她乃以優良成績畢業。

賴於家中資助，張竹君很快的便在廣州開設診所，懸壺濟世，這是庚子（一九〇〇）年間的事。當時的廣州人，相信西醫的少之又少，所以張竹君的前期同學，在廣州市上開業的，莫不門可羅雀，生意清淡，終至無

法維持而關門大吉。唯有張竹君，由於她是達官顯宦的女公子，親戚朋友既多，她自己的交游更是廣闊，她所開設的診所從而一枝獨秀，求診者紛至沓來，幾有應接不暇之勢。那時候，張竹君鋒頭之健，派頭之大，即已到了足令路人爲之駐足側目，嘖嘖豔羨的程度。她喜歡穿洋裝，着皮鞋，作西洋婦女打扮。這在七十年前的廣州，已經是大胆得驚人的作風了，何況她不論出診會友，出門一律以洋人慣乘，改良了的西式便轎代步。那種便轎無門無頂無簾無遮，而以四名轎夫抬起一張簾製沙發，張竹君便洋裝革履的高坐其上，由四名轎夫前呼後擁，一路飛快的來去自如。張竹君因爲自己終是女流，坐在轎子上不便左顧右盼，東張西望，所以她總是拿一本洋文書在手裏，假裝着坐在轎子上看書。於是使她益發顯然神情嚴肅，凜然不可侵犯。有好事之徒跟她背底裏開玩笑，因而當年廣州市上便有一「張竹君坐大轎倒看洋書」的說法，由此可知她每次外出是何等的引人注目。

### 貌美如花堅持不嫁

早年的廣東人乾綱頗振，夫權至上，有所謂「平妻」的風俗。但凡有兩文的都會三妻四妾，娶之再娶，而且娶進門的大小老婆一律稱爲平妻，平妻者，兩頭大、三頭大乃至十幾位夫人一律平等之謂也。由於女子結婚以後在家庭中沒有地位可言，通常都是忍氣吞聲，默默操持家務的居多。所以有很多怕受罪吃苦，有志氣的女孩子，抱定了獨身主義，誓死不嫁，寧可自食其力，孑然一身的渡過一輩子。這些獨身主義的女孩子往往邀集同好結爲姊妹，於是「十姊妹」、「七姊妹」、「四姊妹」之類的獨身女性小組織所在多有，比比皆是。張竹君確有極優異的條件，可是她起先以體弱爲辭，後來便落了個「高不成低不就」之局，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英俊兒郎雖說成羣結隊，然而她在挑右選終難擇一而事之。所以她乾脆宣稱她這一輩子不結婚了，和要好朋友們

交往，年紀大些的她便拜之爲義父義母，同輩份年齒相若的結爲乾姐妹，比她小的少年男女晚一輩的也收爲義子女。廣東話稱義父母爲契爺契娘，乾姐妹爲契姐契妹，義子女爲契子契女。却是張竹君好以男性自居，她所收的義子女一概不許稱她爲契娘，她要他們叫她契爺。

張竹君在無數契姐妹之中，跟她最稱知己莫逆的一位首推徐宗漢。徐宗漢在參加革命之前闔名徐佩萱，系出名門，端的是大家閨秀。她是招商局上海總局買辦徐雨之的姪女，家境相當的富裕，廣東香山（今之中山縣）人，小時候跟她父親住在上海，曾在家塾就讀。十八歲那年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廣州河南躍龍里李家。她的丈夫李晉一是廣東海豐縣人李慶春的次子，李慶春嫻於英語，在兩廣總督衙門充任洋務委員之職，專辦洋務，跟武弁楊植生很要好，同稱廣東政壇紅員。他在廣州河南躍龍里築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大廈，長子娶徐佩萱的大姐徐佩蘭，次子娶徐佩萱，所以徐佩蘭、徐佩萱親姊妹又成了兩妯娌。徐佩萱的丈夫李晉一是當年「四大寇」之一陳少白的同學，兩人同在一處學過英文，因此也是個具有新思想，出身新家庭的富家子弟。他和徐佩萱結婚以後，夫妻感情很好，育有一子應強、一女若鴻，都拜張竹君爲「契爺」，徐佩萱和張竹君，乃自乾姐妹又兼而爲乾親家。

徐佩萱婚後數年，李晉一得病不治，徐佩萱哀慟逾恆，長年悒悒不樂。這時候，張竹君正想把她的診所擴大，她募集資金，將在廣州河北荔枝灣辦一所禔福醫院，徐佩萱素性慷慨豪爽，有鬚眉風，加以她和張竹君誼同姊妹，籌款之任，義不容辭。她便變賣了一批珠寶首飾，支助張竹君，把禔福醫院開辦起來。禔福醫院係爲救濟貧病而設，開辦費用，以徐佩萱所捐助的錢最多，已是盡人皆知之事。因此，廣州的平民百姓，無不交口讚譽河南躍龍里的「李二少奶」，使徐佩萱也因而聲名大噪。後來禔福醫院的救濟事業越做越大了，張竹君爲社會民衆服務，雄心勃勃，她又想開設一座南福醫院於廣州河南柳渡橋。這一回，仍還是「李二少奶」徐佩萱

全力支持，了無吝色。禔福醫院與南福醫院開創之初，各花了紋銀一萬兩以上，由此也可以想像到當年廣州市上的兩位名媛，張竹君與李二少奶，具有何等的魄力與多大的手筆。

張竹君離開學堂自行開業不到一年，就在廣州河北、河南各開設了一座頗具規模，救濟貧病的新式醫院，這在五羊城裏是從無先例的創舉。然而，張竹君有志於社會事業，猶仍不以連開兩家醫院爲已足。她在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更進一步在禔福、南福兩家醫院增建福音堂各一所，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聚會大衆，傳教佈道。這時候她已經勸請徐佩萱受洗，成爲一名虔誠的基督徒，福音堂的傳教工作，徐佩萱表現得非常之熱心，張竹君心想這樣也好，因爲徐佩萱新寡，從事傳教工作可以使她受創的心靈有所寄託，最低限度也能排遣排遣悲苦與寂寞。

### 胡漢民是座上常客

從傳教佈道，漸漸的轉爲議論時政，提倡新學，由而吸引了廣州城裏的一批青年學生，智識份子，開始利用禔福、南福兩家醫院的福音堂，作爲他們高談闊論，或者有所商討的聚會所。在那一羣青年新銳的高級智識份子之中，走動得最勤的，首推胡漢民，以次便是馬君武、程子儀、朱通孺、盧少岐、周自齊、俞伯揚、莊炳漢、王亦鶴、桂廷鑾、梁新武、張嵩雲等人。

當年的胡漢民正二十二歲，他原籍江西廬陵，寄籍廣東番禺。原名衍鶴，後改衍鴻，十三歲喪父，十五歲喪母，七兄弟姊妹僅存其三，少年家貧，刻苦攻讀，十六歲便課館授徒。其後在菊坡書院學海堂，治經史詞章性理之學，靠每季考試所得的獎金自給。和他僅存的大哥胡衍鵬同以才氣縱橫，詞鋒銳利聞名於嶺南文壇。胡漢民二十歲便擔任嶺海日報編輯，二十三歲中的舉人。

由於胡漢民少時曾與史古愚、史憬然交好如兄弟，又曾和王鑑初、左斗山遊，兩史王左都是革命志士，所以他很早便心儀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爲人，而且接受過不少的革命思想。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賴張竹君一批新人物的極力提倡，粵中新學漸興，新書報和新譯本，不難購取閱讀，胡漢民自此也以提倡新學自任，那年他曾在大門口貼起如次的一副春聯：

文明新世界

獨立大精神

這副對聯使舊派人士望而咋舌，新派人物爭相傳誦，張竹君也就是在這時候聽說有胡衍鴻某人其事。光緒二十七年前後，張竹君在廣州河南、河北兩座醫院的福音堂裏，更進一步的創辦演說會，傳播新知，闡述時勢，並且又創立嶺南第一家由國人自辦的女子學校——育賢女學。胡漢民也就在這個時候和她結識，相互慕名已久，於是一見如故。而胡漢民不斷的在報章之上，寫寫文章，對張竹君的儼然執廣州新學界牛耳，備加讚揚，從而使張竹君所辦的新事業，也就越來越順利發展了。

至於其餘幾位張竹君的同志好友，如程子儀是廣州將弁學堂的畢業生，他和黨國元老鈕永建同窗共硯，陶模當兩廣總督的時候，他被任爲練兵教員，當時他已是革命志士之一了。朱通孺則是興中會員朱淇之侄，自然也是一位革命志士，凡此都是羊城廣州的新派名士，頗負一時之望。其中唯有盧少岐是廣東東莞富紳盧賓岐的哲嗣，好談論時事，卓犖有大志，由於張竹君和盧家全家都很熟悉，所以他和張竹君過從較密，彼此間可以無話不談，從而他便向張竹君展開了猛烈的追求攻勢。

在滿清覆滅前夕的大黑暗時期，一羣憂心國是，熱血沸騰的青年男女，朝夕聚晤，慷慨陳詞，當然是一個莊嚴肅穆，同時也令人興奮鼓舞的場面。但是每當初夏開始，直到秋老虎過後爲止，風姿嫵然，蘭心蕙質的張

竹君，她別出心裁，巧妙安排。長期租用一艘廣州人稱之爲「紫洞艇」的大花舫，或停泊於珠江之濱，或徜徉於碧波之上，邀三五知己友好，納涼其間，攬天上明月，數兩岸華燈，上天入地，無所不談，那又是多麼的富於羅曼蒂克情調。

當年江濱舟上，胡衍鴻、程子儀、朱通孺、盧少岐，都是每天必到的常客。還有一位革命先進，民國後曾任教育總長、廣西省長、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則在稍後也偶或侯機一至。而且，當張竹君禁不住盧少岐一往情深，苦苦追求，私底下兩人已在論嫁娶，讓盧少岐攻破了她獨身主義防線的時候，馬君武還會向張竹君流露過深切的愛意。

### 馬君武以法文求婚

馬君武原籍湖北蒲圻，寄籍廣西桂林，原名馬道凝，字厚山。後來留學日本時，方始改名馬和，字君武，再往游學德國，乃以字行。他一啓蒙便奉他父親之命讀史書，六七歲時屬對敏捷，極爲父師所鍾愛。九歲父死，由母親姊姊做些女紅貼補家用，苦苦渡日，但他母親仍還是命他繼續學業如故。馬君武十二歲那年才由他母親湊了點錢，請老師教他唸倫書和唐詩，每晚一燈如豆，閃閃爍爍，他母親一面在燈下做針線，一面聽他背詩書。偶有一字背錯，他母親必定痛施夏楚。這位老人家有一句至理名言，經常掛在嘴邊，是卽爲：

「鐵不打不剛，子不打不良！」

不久馬君武便被他母親送往陽朔，跟他的舅舅讀經，兼習刑名。他母親的指望是卽使他將來不得功名，也還可以做個刑名師爺，混口飯喫。然而馬君武却又使他的母親失望，他在陽朔貪玩荒嬉，被他舅舅送了回來。氣得他母親痛加撻責。這一次馬君武果然能够痛改前非，發奮圖強了。他從此手不釋卷，日以繼夜，連出門走

路都捧着本書在看。他後來進了唐景崧所辦的體用學堂。攻研英文算學，兼修經史，成爲唐景崧的得意門生。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他千里迢迢的到廣州，專學法文。所以馬君武在廣州純粹是一名苦讀的學生。他經常以野果蓮實充飢，晚上便站在路燈底下讀書。

馬君武在廣州苦讀，他聽說張竹君經常在兩家醫院的福音堂裏批評時政，闢揚新學。先則親自到福音堂聽講，乍見一次，便對張竹君五體投地的崇拜。從此以後他天天晚上都去福音堂，而且漸漸的和張竹君接近起來。由於張竹君欽敬馬君武的好學不倦，學問很有根柢，既通法文，又美於詞章，對他相當的看重，並不以馬君武爲貧士而稍存輕視。從而益更增進了馬君武對她頗施青睞的知遇之感。他常常在有意無意之間，向張竹君透露自己對她的由衷愛慕。

那時節盧少岐以通家之好，素相稔熟，而對張竹君追求甚力。斜刺裏殺出一個馬君武來，縱使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張竹君待馬君武只有純正的友誼，決無男女兩情之相悅。可是基於「臥榻之畔，豈容他人鼾睡」的心理，盧少岐便不時的醋勁大發，公然視馬君武爲情敵。張竹君夾在兩人之間正感到爲難，恰巧盧少岐決心東渡日本，繼續深造，但却厄於家庭阻止，不許他去。盧張本有婚約，兩人的感情幾已公開，且曾獲得雙方家長的同意。至此，張竹君爲達成盧少岐的心願，便拿了兩百塊錢，充作盧郎出國的旅費。

但當盧少岐欣然就道，去了日本，馬君武一看情敵遠適異國，自己的大好機會來了。有一天，馬君武到張竹君的家裏，在張家客廳見到張竹君經常使用的一柄詩扇，美人芳澤，依稀猶存。馬君武頓覺愛不釋手，他便悄悄的袖了回去。

馬君武告辭離去以後，張竹君找那柄詩扇到處找不到，她覺得很奇怪，却是總沒想起會是馬君武拿去了的。然而不一日就接到馬君武的一封法文求婚信，備述見其扇想望其人之苦，詞藻非常之典麗，情詞十分之純摯

。使張竹君看了也不禁深切感動，巨耐她已與盧少岐有婚約在先，她還怕由自己直承其事，會讓馬君武心裡更加難受，於是她便覆馬君武一函，備述自己素持獨身主義，無法接受馬君武求愛的苦衷，在她完全是爲一時推托之詞，殊不料其後竟然一語成讖。

### 紫洞艇上福音堂裏

馬君武得了張竹君婉拒求婚的回信以後，深感廣州這傷心之地不可久留。他去了一趟新加坡，見到了保皇黨的首要人物康有爲和徐勤等，密謀在廣西舉事。然後他再從新加坡折回廣西，一度起義失敗，他便侍奉高年老母同赴上海，就讀於震旦學院，然後專攻法文。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一九〇一），他又從上海東渡橫濱，見到了保皇黨的要角梁啓超、湯叔，和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宮崎彌藏兄弟。由於宮崎寅藏之介，在東京謁見國父孫中山先生，一度接談，馬君武便成爲國父的忠實信徒，他一再的公然語人說：

「康梁是過去的人物了，祇有孫公是未來的人物！」

馬君武在東瀛負笈，同時奔走革命的那一段時期，由於一往情深，對張竹君仍還念念不忘。當梁啓超爲他所辦的「新民叢報」向馬君武索稿，馬君武便寫了一篇「張竹君傳」，文末還附詩一首，對張竹君頌揚備至，詩中曾有句云：

「女權波浪兼天湧，獨立神州樹一軍！」

新民叢報發行遍海內外，新派人物莫不人手一冊。由於馬君武這一篇情文並茂的「張竹君傳」，遂使張竹君的大名不脛而走，天下皆知了。

馬君武、盧少岐和張竹君之間的三角戀愛，至此還沒有完全結束。因爲東莞盧家極力反對盧少岐到東京去



留學，不惜拒絕供給旅費，殊不料盧少岐竟從未婚妻張竹君那裏拿了兩百塊錢成行。他抵達日本以後，盧家的人大爲憤恚，因而把一口惡氣出在張竹君的頭上，張竹君心高氣傲，目空四海，她怎甘於受盧家上下的遷怒埋怨，自此她和盧少岐不通音信，日益疏遠，他倆間的婚約也在無形之中解除。想當年爲免馬君武傷心難過所作的一句托詞，殊不料不數月間果真應驗。張竹君早先所堅持的獨身主義，其實已被多情種子盧少岐所攻破，她有了婚約以後，却仍還是走上獨身的舊路。

張竹君和馬君武、盧少岐的這一段公案，時在廣州和張竹君經常見面的胡漢民，當然是胸中了了，知之甚稔。當馬君武黯然離穗，遠走南洋，張竹君的未婚夫婿則也遠在日本就讀。胡漢民即曾告訴朋友說：

「馬君武、盧少岐爭相追逐張竹君的那一幕，可以謂之爲『馬驢爭犂』！」

黨國元老馮自由也曾調侃的說：胡漢民的此一說法「謔而且虐」。

轉眼間到了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廣州有一位革命志士曹駕歐，他的夫人杜清持，和杜鹿笙、杜枚叔是兄妹。杜清持及其令妹杜月波，在廣州西關創辦了一所廣州女學堂，由汪千仞、王亦鶴、何子徒、謝英伯、莫天一等担任校董。因爲杜月波和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詩仲訂了婚，乃由陳詩仲的介紹，香港廣州各報不時刊登杜清持、杜月波兩姊妹所投的稿件。使這兩姊妹在辦學之外，又復文名藉甚，遐邇皆知，赫然成爲廣州新崛起的婦女界鋒頭人物。有那麼一天，胡衍鶚，胡漢民兄弟所主編的嶺海日報，登了一篇不知誰所作的文章，公然有：「杜清持程度優於張竹君」一語，使張竹君聞後大爲憤怒，她向胡漢民盛詞責難，胡漢民則解釋的說，這是編輯人無心之過，可是張竹君却堅持認爲有意。雙方相持不下，爭執越演越烈，在互不相讓的情況之下，兩人乃避而不見，深摯的友誼，從而也產生了裂痕。

未幾，兩廣總督陶模，委託留學日本的名譽人吳稚暉，到廣州來掣領數十名優秀學生，東渡日本學習速成

法政，期限定爲一年。胡漢民和詹憲慈、馮鴻若、周起鳳等亦在選拔之列，他就此去了日本，和張竹君之間的一番爭論，當然不了了之。祇不過，盧少岐、胡漢民和馬君武都走了，張竹君的福音堂和紫洞艇，從此也就顯得冷落蕭索，當年盛況，當然不復再有。

### 陳璧君何其荒唐乎

胡漢民一到日本，就進入東京宏文書院速成師範科，不久，便在那年五月，清廷駐日公使蔡鈞自食其言，拒絕保送中國學生入日本軍事學校攻讀，使吳稚暉帶着一羣學生走頭無路，當吳稚暉據理力爭，蔡鈞便誣指吳稚暉擾亂秩序，唆使日本警察將吳稚暉押解出境。吳稚暉悲憤交集，又不甘受辱，他竟投水自殺，被日警救起，但却仍被押上法國郵輪，遣送回國。這一事件發生以後，留日學生爲此大譁，胡漢民他們爲了表示抗議，紛紛的自動放棄學業，搭輪返粵。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胡漢民返抵國內，他應梧州中學的監督（校長）沈雁潭之邀先到梧州，擔任梧州中學總教習，兼主師範講習所，因爲被梧州知府程道源指爲革命黨，幾罹大禍，後經兩廣提學使張鳴岐調閱胡漢民所編的講義，查明其中並無信言革命的嫌疑，於是呈由兩廣總督岑春煊嚴電申斥程道源，有謂：

「胡某所編講義，查無一字與革命有關，該守何以昏庸聾瞶，顛頂至此！着記大過一次，兩校仍應照常辦理，毋得率瀆！」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岑春煊這個查明過後嚴詞斥責的電報拍到梧州，梧州中學監督沈雁潭早就在一個月之前被調到桂林充任高等學堂監督（校長）去了。胡漢民與援旣失，孤掌難鳴，他也就不願再在梧州繼續教書，他旋即辭職返穗，就由於梧州中學和師範講習所的兩大台柱雙雙離去，這兩所辦得已有相當成就的學

校，乃在無形之中解體。

胡漢民從梧州回到廣州，起先他到香山隆都一所私立學校執教，又發生了學生損毀校中原有的文昌星君偶像事件，被當地紳士來校聲勢汹汹的問罪，胡漢民深感處於專制淫威之下，無復教育之可言，在該校任教不到一個月，他便回廣州協助乃兄編輯嶺海日報，他再度參加了禔福、南福兩醫院的聚會，和張竹君、徐佩萱仍然恢復舊日的友誼。

時有羊城報記者莫任衡，在羊城報上發表了一篇「駁女權論」，字裏行間，很顯然的是在針對張竹君的極力提倡女權而發。張竹君對此深表不滿，胡漢民顧念友誼，同時也爲了主持公道，便自告奮勇，他主動往訪廣州亞洲報主筆謝英伯，相約共同擁護女權，一致向羊城報展開反攻。在一連串闢揚女權的文章裏，對張竹君揄揚備至。這一宣傳又使張竹君聲譽鵲起，揚眉吐氣。不用說，張竹君對於胡漢民的盡燭前嫌，拔刀助陣，內心裏面自然是非常感激的。從此，胡漢民和張竹君不但恢復了曩昔的友誼，而且關係還相當的親密。據黨國元老馮自由透露：往後在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汪精衛之妻陳璧君從南洋東渡留學，路經香港，馮自由招待她在中國報下榻，她還曾很好奇的問過馮自由說：

「我在檳榔嶼就久聞張竹君的大名了，極想瞻仰一下她的風采，那一位能介紹我去和她見一次面？」

當時，就有幾位老同志，向陳璧君津津樂道胡漢民和張竹君交厚的一段因果。聽得陳璧君益發神往，她興緻勃勃的道：

「張竹君居然有這麼大的魔力，能使漢民爲她傾倒到如此地步？」

說罷，她就借用馮自由的辦公桌，匆匆的寫了一封長信，寄給時在新加坡的胡漢民，信寫好了，她託馮自由代爲付郵。數月後，胡漢民也從新加坡抵滬香港，馮自由便問他，陳璧君那封長信裏都寫了些什麼？胡漢民

便連連搖頭的答道：

「璧君真是荒唐！」

荒唐一詞，大概是因爲胡漢民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早已經結婚了。

### 心情蕭索離了廣州

胡漢民婚後，和張竹君仍然保持深厚的友誼，當時胡漢民還沒有加入革命組織，國父所發起的同盟會，也要到兩年以後方始成立於日本東京。所以他和張竹君都不過是蒿目時艱，受到腐敗不堪的環境刺激，益思奮起加以改革，他們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在多方面協力合作，互爲奧援，動機純正，心地光明。祇不過胡漢民因爲曾經和史堅如兄弟相識，而且很敬愛史堅如的爲人，庚子年（一九〇〇）國父在惠州起義，史堅如謀炸兩廣總督衙門，作爲響應。胡漢民雖然不獲參加史堅如轟轟烈烈的壯舉，可是他對史堅如的壯烈犧牲，深感悲憤交集，那時候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他將借留學外國的機會，和革命黨人接觸，從而參加他們的壯大行列，推翻滿清，締造中華民國，因此他一心一意的準備出洋，然後完成這一個平生大願。在這一方面，胡漢民實在要比張竹君積極進取得多，因爲他深切知道，設非如此，就不足以言抵禦外侮，拯救淪於瓜分慘禍的中國。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張竹君所辦的育賢女學突如其來的出了事。因爲張竹君一時怒不可抑，對伍廟藩、黃素波兩名學生施以體罰，逕予笞責，引起學生公憤，發生了風潮，藉由紳商各界多方調解風潮方始平息。便在這一年上伍廟藩和黃素波相偕東渡，就讀於山手共立女子中學。爲這件事胡漢民也曾出過不少的力，總算沒有再讓風潮鬧大，同時胡漢民也在這一年裏，由於兩廣總督岑春煊派遣學生到日本政法大学研習速成法政，期以二年畢業。胡漢民時年二十六歲，他再度被選中，乃與朱大符（執信）、汪兆銘、葉夏聲（曾任

國父祕書，廣東都督府司法司長）金章、陳融等數十人再度赴日。第二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秋，國父自歐洲抵日，發起中國同盟會於東京，胡漢民立即宣誓加入，被國父任爲本部書記長，掌盟書機密。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同盟會所辦的「民報」創刊，胡漢民擔任編輯主任，也就從這時起，他開始用「漢民」這個筆名，後來胡漢民的聲譽益著，漢民反倒成爲他的本名了。

胡漢民二次離穗赴日，張竹君在廣州更其心情蕭索，督責學生鬧出風波，尤其使她耿耿于懷，難以或忘。所以旋不久她便捨棄了一住二十多年，耗費無數心力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羊城廣州桑梓之地，連一手建立的兩家醫院、一所女學也毅然決然的加以捨棄，她隻身一人，飄然而往上海。

張竹君隻身北上，到上海另創事業去了。她最要好的乾姐妹，乾親家，居孀多年的徐佩萱爽然若有所失，愈發感到寂寞孤單。曩昔盛事，都成了鏡花水月，福晉堂和大花舫，無復當年高朋滿座，談笑風生的盛況。徐佩萱難免有些悶悶悒悒，正好，她的二姐徐佩瑤，時在馬來半島上的檳榔嶼某華僑學校執教，由於學生太多老師過少，徐佩瑤實在忙不過來，她便寫信到廣州問聲徐佩萱，有沒有興趣到南洋去執教鞭？

徐佩萱正感到無聊，一旦接到她二姐的這封信，心想出趟遠門，增長些見識也好。尤其她居孀以後的那幾年裏，教養遺孤，辛勤劬勞，早已博得親友們的一致讚揚，都說她不愧爲大家閨秀，既美且慧，稱得上是李家的好媳婦。而今一兒一女都已經啓蒙讀書，李家素稱豪富，有的是家人傭婦，用不着她再躬親料理一切。所以她夫家的人也都贊成她出門走走，到南洋去做點事，散散心，可能對她的身心大有裨益。

於是徐佩萱便有了一次南洋之遊，她乍到檳榔嶼的時候，恰好趕上同盟會在該地設立分支機構。熱心奔走革命的同志們，正在公開傳播革命思想。他們在公開場合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闡揚民族大義，矢志推翻滿清。徐佩萱對於像這樣的志士聚會，革命言論極感興趣。她在幾度聽講之餘，便慨然的加盟入會，成爲早期的同

盟會會員。盡力協助同盟會檳榔嶼分會的幾位負責同志如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等推動會務，儼然同盟會檳榔嶼分會的一員大將。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徐佩萱自檳榔嶼返國，途經香港，她曾親赴香港中國日報，訪晤同盟會駐港負責人馮自由，介紹她的幾位親友加盟。馮自由和徐佩萱一度接談，深知她黨性堅強，富於活動能力，尤其在廣州有良好的掩護，他當機立斷，畀徐佩萱以重任，命她回廣州後和高劍父、潘達微等組設同盟會廣州分機關。於是徐佩萱與奮莫名，勇猛急進，她方回到廣州以後，就跟高劍父、潘達微等切取聯絡。然後又邀集陸續加盟的何輯民、朱述堂、胡少翰等同志，在廣州市上開設「守真褶裯畫店」，作為廣州同盟分會的聯絡站。

### 徐宗漢的英勇事迹

當徐佩萱在廣州大張旗鼓，號召有志之士，同為建立廣州革命策源地的同盟會分支機關而努力，由於她和張竹君關係之密切，友誼之純摯，早年張竹君在廣州所收錄的得意門生，當時已在廣州醫界頗孚名望的女醫士如梁煥貞、陳瑞雲、羅道雲、楊樂漢等。當她們一旦聽到徐佩萱的慷慨陳說以後，幾於毫不遲疑的紛紛宣誓加盟入會，早年由張竹君在廣州竭力經營，冒險犯難所播下的種子，總算由徐佩萱採擷了豐碩的成果。

徐佩萱成為同盟會廣州分會的領導人物之一，她改名宗漢，確能盡心盡力，全神貫注，所以同盟會廣州分會的發展允稱神速。自此以後，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廣州的革命力量相當強厚，他一再的以廣州為革命發源地，總想在廣州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在遜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九月間，胡漢民、黃興相偕抵達香港，在黃泥涌道設立同盟會南方支部，作為南方革命的統籌機構。國父立委胡漢民為支部長，規定支部費用由香港同志負擔，黨人林直勉、李海雲於是傾囊資助，毀家紓難。當時革命同志趨聲因遭滿清督撫之忌，先赴南洋

羣島，後亦來港，和胡漢民、黃興朝夕聚晤，規劃廣州新軍起義。以倪映典擔任廣州新軍運動總主任，派徐宗漢先赴廣州設立機關。徐宗漢在預定起義日期的一個月之前，便偕其夫家之侄李應生入穗，設立起義機關於高第街宜安里。她還準備在倪映典領導新軍發難時，分頭舉火，轉移清吏耳目。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正月初二倪映典舉事不幸失敗，徐宗漢在宜安里機關所縱的火也被撲滅。她匆匆回到機關裏，方始發現所有的被褥，都被當地警察抱到警署裏去了，當下徐宗漢的那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因為她那些被褥裏裝的不是棉絮，而是無其數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那是準備新軍起義成功，遍插羊城各處用的。徐宗漢臨危不亂，她請女友莊漢翹代為出面，到警署去把原物領回。可是莊漢翹去了一趟回來時告訴她說：警署堅持必須原物主親自前去領取。徐宗漢一聽這話就曉得事機業已敗露，她在廣州無法立足。當天，她便帶着莊漢翹避往香港。辛亥（一九一二）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徐宗漢又冒險犯難，担当重任。起先她和她的大姐佩蘭，發動全家，祕密運送槍械彈藥，一趨趨的在香港——廣州之間跑，幸好每一次任務都平安得過。然後，她又在香港擺花街設置機關製造炸彈，直到起義期近，方始連機關帶炸彈移往廣州河南溪峽，以那一處機關作為革命同志的軍火庫。屆期，由徐宗漢親自担任分發槍械彈藥的危險任務。凡此，賴她的機智與鎮定，總算一一圓滿的達成。可是，黃花崗之役終告失敗，總指揮黃興奮戰至最後一人，左手二指中彈截斷，那天夜晚他負創奔至溪峽機關，徐宗漢却仍還在那兒從容坐鎮，於是她為黃興裹傷，為了避免清吏的通宵滿城大索，直到四月初一她方始為黃興改裝易服，親身伴同他登上哈德安夜輪，送他逃到香港，進雅麗氏醫院診治。因為黃興的左手二指需行切割手術，按照醫院規定，動手術必須由親屬簽名表示同意，徐宗漢急切無奈，她只好冒認她就是黃興夫人。不久，黃興傷愈出院，一對有情人，終於成了眷屬。

黃花崗之役後，徐宗漢和黃興在香港過了幾個月苦悶而澹淡的生活，要到八月十九（陽曆十月十日）武昌

首義，這一對新婚夫婦方始透過一口氣來，黃興一面命在廣州的東方暗殺團，趕緊解決可能統率北洋軍與革命軍作戰的廣州將軍鳳山，一面積極準備北上領軍作戰。旋不久武漢和上海方面所派的代表到港，黃興和徐宗漢便在九月初三抵達上海。當他們聽說長江輪隻上清軍盤查極嚴，黃興很難通得過檢查，徐宗漢登時就想起求助於當年的乾姐妹張竹君。

### 掩護黃興安抵武昌

張竹君和徐宗漢睽違已歷四年了，她隻身一人離開廣州遷往上海以後，憑她淵博的學識，卓越的見地，與乎高貴的風範，靈活的交際手腕，她又復成爲黃浦灘上兜得轉，喫得開的女界名流。國父老友、廣州巨紳伍廷芳、上海首紳巨富李平書，都成了她的契爹。財產之多，東方首屈一指的猶太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是她的契娘，有了這許多强有力的助力，張竹君又在上海一連開設了幾家醫院，鋒頭之健，較諸當年廣州毫無遜色。

徐宗漢深知張竹君在上海交遊廣闊，很有辦法。她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去看張竹君，兩位好友多年不見，一旦晤面，彼此都覺得異常之欣慰。當徐宗漢開門見山，談起了前來訪候的目的，是希望張竹君能想個法子，掩護黃興，避過清吏耳目，前往武漢前線。張竹君一向愛國心切，她雖然未曾正式加入革命組織，但却對於革命大業支持最力，因此她毫不遲疑的一口答應了下來。而且當天便四出奔走，多方設法，幾經與有關方面磋商，終於給她得了一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妙計，不但可以使黃興安全北上，抵達武漢。尙且還能讓躍躍欲試，也想親上前線的徐宗漢一路同行。

如所週知，創立於公元一七九二年（遜清乾隆五十七年）的紅十字會，原是一個國際性的慈善機關，先則在法國爲受傷士兵設立戰地醫院，派遣醫療人員。到一八六四年（遜清同治三年）時，歐洲各國紅十字會代表，



齊集瑞士，舉行會議。公認以瑞士的紅地白十字旗的紅白兩種顏色掉換過來，而以白地紅十字爲國際紅十字會旗。經費悉由募捐所得，主要任務則爲救護戰地傷患，代爲掩埋屍體。在天災人禍時期，尤有拯飢、防疫的慈善救濟工作可做，這一個國際組織，發展相當的迅速，連大清帝國，也在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正式加入，成爲萬國紅十字會會員國之一。

由於紅十字會在兩軍交戰之際保持中立，爲雙方傷患及陣亡官兵服務，所以紅十字會是兩軍交戰時期惟一可以獲准進入戰地，並且能夠受到交戰雙方一致歡迎的組織。張竹君是上海紅十字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和該會的中外人士都很熟悉，因此她立刻便以邀集中外人士組隊前往漢口救治傷患爲名，使黃興和徐宗漢、宋教仁、還有一位日籍同盟會同志萱野長知等，都化裝爲紅十字會救傷隊隊員，附輪西上，馳赴戰場。據左舜生說：「陳果夫時爲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學生代表，他也在這個當年趕赴漢口支援革命軍的行列之中。」

張竹君的辦事效率極高，她只花了半天的功夫，便組成了紅十字會救傷隊。當時張竹君在上海所創辦的主要事業是南市醫院，她是南市醫院院長，因爲救傷隊是在倉卒之間成立，所以她從南市醫院調集了一批醫護人員，還有數名公役。九月初三（陽曆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晚上，一行登上英商怡和公司的江輪，沿途平安無事的經過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等埠，果然不曾被清吏發覺。

革命先進劉揆一撰：「黃興傳記」，記述辛亥起義，黃興馳赴漢口的這一段經過，其中有云：

「是時革命軍盼公（按指黃興——筆者）到鄂，幾成失望。而公初九日始得由海外抵滬，聞漢口軍情緊急，乃以滬寧革命方略授之陳其美、鈕永建、冷遜、林述慶、于右任、李燮和、黃郛、劉基炎、黎天方、黃漢湘、陳漢卿等，卽自率宋教仁、李書城與揆一等，乘怡和江輪赴鄂，十三日方抵武昌。」

這一段記述和事實略有出入，其一是日期不符。黃興、徐宗漢是九月初三到達上海，當晚附輪啓程，而於

初七（十二月二十八日）安抵漢口。筆者敢於肯定的作此說法，係由於筆者獲得一項極為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張竹君在九月初三到十月十一日之間的逐日日記，所記載的既詳盡而又翔實。

### 宋教仁的終生憾事

其二是辛亥當年赴漢支援革命軍人士之中確有宋教仁，而無李書城。當武昌首義革命軍業已光復武漢三鎮，建立堅強有力之據點，宋教仁對他自己的未能猛著先鞭，及時趕到武昌而深切悔恨，甚至引為終生遺憾。而且老同志，好朋友譚人鳳也在事前事後，對他指責頗力。宋教仁的日籍友好北一輝著：「支那革命外史」，和譚人鳳手書的「牌詞」，都對此事着墨甚多。尤其是譚人鳳的「牌詞」一文，更將黎元洪之憑空擲得都督一席，一躍而為與國父、黃興、袁世凱齊名之開國四大偉人，成為崛起的新興勢力，都歸罪於宋教仁當時在上海的舉棋不定，一再遷延。「牌詞」中說：

「……皆宋鈍初（宋教仁字鈍初——筆者）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理，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按指民二癸丑革命以後黎元洪甘為虎俛，替袁世凱戕害民黨。——筆者），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興）、宋（教仁）為英雄。曾有言曰：『克強雄而不英，鈍初英而不雄。』蓋有慨而言之也。」

此所以，宋教仁在武漢局勢開朗，民國肇建初基的那一段時期，他也曾在上海亟力的補過，一方面埋頭撰寫文章，闡明革命軍的立場，一方面積極策動南京等各地急起響應，俾免武漢陷於孤立。他曾於八月二十四日（十月十五日）在民立報發表：「湖北形勢地理說」，而於文中反覆申言：

「今日之形勢，以天下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東南言之，則重在金陵。」

所以，當九月初三黃興夫婦由香港趕到上海，當天舉行中部同盟會緊急會議，宋教仁還在力勸黃興利用駐防南京的新軍第九鎮統制（師長）徐紹楨，暗中和南京城裏的革命同志有所默契，以及第九鎮官兵多為趙聲的舊部，可能接受黃興指揮的機會，掌握第九鎮新軍，光復南京，底定東南。可是黃興不但不願接受他的意見，反而力促宋教仁一同到武漢去。中部同盟會因而議決推舉黃興督師武漢，而命柏文蔚負責南京方面。

由此可證，當年宋教仁確實是在張竹君的紅十字會療傷隊的行列之內。

至於劉揆一說同行人士之中還有李書城，那就和事實大相逕庭了。黎元洪登壇拜將，黃興出任民軍總司令，李書城担任他的參謀長。據李書城所撰：「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長文中說：

「我是從北京經上海乘江輪於十一月二日（陰曆九月十二，星期四）到漢口的。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我即隨同陸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到保定，計劃舉兵響應。忽接軍諮府大臣戴鴻慈電令，命我即日回京。我原是軍諮府的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即遵令回京。戴濤命我同科員黃鄂赴南方與革命黨人商議罷兵言和辦法。我與黃鄂即日攜眷出京，從天津乘海輪赴滬。到滬後，黃鄂留滬幫助陳其美攻取上海，我則乘江輪赴漢。十一月二日船抵漢口時，我見全市火光熊熊，烟霧瀰天，槍聲已息。即換渡輪至武昌江岸，岸上有一隊學生軍來歡迎，到都督府後，會見黎元洪、黃先生及首義各同志，並參加當日舉行的軍事會議。會議決定黃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我為參謀長。」

是可知李書城到漢口之日為十一月二日，在黃興一行抵步的四天之後。他們所附搭乘的江輪，並非同一班船。而且，李書城當時是奉清廷差遣，南下議和，他却趁此機會加入了革命軍。既然有冠冕堂皇的滿清官員身份，他就用不着藉由張竹君的掩護而到漢口。不過，劉揆一倒是可能在紅十字會救傷隊之列的。

張竹君在她的日記上說：九月初三江輪啓碇以後，她和同行人士商量，由於漢口人地生疏，她想在輪船抵

埠之日，先在中西旅館，或者是商務印書館的印刷所安頓下來，再作計較。詎料，船到漢口，還沒有靠岸，船主便向全體旅客宣佈。他說當時漢口革命軍正與清軍開仗，戰況異常激烈。軍方規定所有停泊漢口的輪船，必須儘速使旅客登岸，然後空船退出六十里外，以免被砲火波及。這時候，黃興一行急於渡江赴武昌，和黎元洪及軍政府的人員會晤，他們在船上和紅十字會救傷隊匆匆分手，覓船直駛武昌去了。

### 一到漢口四顧茫然

張竹君率領她的男女醫護人員上岸一看，漢口正是砲火連天，槍戰極烈。再向碼頭上的人一打聽，民軍和清軍已經在漢口鏖戰十幾天了。再一問中西旅館和商務印書館印刷所，方知那兩處預定下榻之地都在華界，正好是兩軍接仗的戰場，一住進去可能會發生危險。張竹君一行方在碼頭上惶惶然無以爲計，忽然有一位漢口紅十字會的馬醫生，看見她們手裏拿着的紅十字會會旗，欣然色喜的忙迎上來問：

「請問妳們是從那裏來的？」

張竹君便挺身而出回答他說：

「上海。」

「好極了，好極了，」那位馬醫生高興得直搓手說：「現在兩邊打仗，受傷的官兵和老百姓非常的多。我們漢口紅十字會的醫護人員有限，實在忙不過來。幸虧女士們遠道前來熱心服務，我們真是十二萬分之歡迎。」

「我們初到漢口，人地生疏，此刻連往處還沒有找到呢。」

馬醫生當下就說：

「沒有問題，我可以很快的爲妳們找到住處。」

張竹君很高興的問他：

「那我們是不是現在就跟你去呢？」

馬醫生伸手指甲板上的一大堆行李藥物和醫療用品，他說：

「妳們還有這麼許多行李，必需找人來搬運。最好還是妳先派兩個人和我同去，等找到了合適的住所，再來接妳們。」

張竹君答應了，她派兩名職員，和馬醫生同去。

可是她們一行在輪船上等了許久，仍然不見馬醫生跟那兩名職員回來迎接。船主亟待開船退出六十里外，又在一個勁兒的催。迫於無奈，張竹君只好先僱一艘小船，把她們一行載到岸上再說。

上岸以後，四顧茫茫。祇聽到砲聲隆隆，震耳欲聾，砲彈槍彈，有如雨下，可知前線戰事之烈。熱鬧繁華的華中巨埠，那時竟是行人寥落，門巷冷清，連貓狗都不見一隻。偶或從暗處竄出幾個人來，却都是滿面驚惶，拔足奔逃的避難者。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戰地沙場的極度恐怖之中，也不知道佇立道旁等了多久，馬醫生仍不見來，到是遇見了一位外國人謙鳴。他很熱心的過來問聲張竹君是否有什麼困難？張竹君便告訴他說目前亟待找一個落脚之處。謙鳴聽後便慨然的說：

「正好我那邊有一所空屋，儘够妳們諸位住的了。妳們不妨先搬到那裏去。」

張竹君大喜過望，她立刻便向謙鳴道謝。大批行李各物一時找不到挑夫，只好大家自己來肩負手提。一行人緊跟在洋人謙鳴之後，都住進了他那幢空屋。然而，方始安頓，喘一口氣，馬醫生又滿頭大汗的尋來了，他

一進大門就訝異的問：

「妳們怎麼搬到這裏來了呀？我已經代妳們在聖公會找到了住處，還替妳們準備了些醫療用具和必需的藥物，那邊統統都準備好了。」

張竹君忙不迭的向他說明緣故，實在是因為船主催逼下船，無可奈何，方始接受謙鳴先生的一番好意，先到這邊來歇腳。然後她向謙鳴和馬醫生說：

「我們都是爲了慈善事業而來，何須分什麼畛域？馬醫生那邊連醫藥各物都給我們準備好了。那我們一搬過去立刻就可以開始工作，救治傷患要緊，我看我們還是再搬一次吧。」

### 戰地閑寂不見人迹

謙鳴和馬醫生都深以爲然，表示同意。於是張竹君的紅十字會救傷隊，一到漢口，先就搬了一次家。

方到馬醫生爲她們預備好的住處，還來不及休息。聽說上海紅十字會救傷隊業已抵步的軍政府漢口分府，馬上就十萬火急的派了專差來，請張竹君到軍政分府走一趟，給一位受傷的標統（團長）施行急救。

張竹君問：

「軍政分府離這裏有多遠？」

專差若無其事的答案：

「不遠，只有五里路光景。」

五里，張竹君聽了便是暗喫一驚，富家千金，稊瀝名醫，她從小到大嬌生慣養，錦衣玉食，出門非轎即車，何曾走過一里半里路？我們的民初名媛，辛亥女傑，一輩子裏就怕走路。然而，服務第一，救命要緊，張竹

君只好咬緊牙根帶了幾名助手，隨攜必需醫藥，領頭就走。

然而，從她們住處到軍政分府，沿途斷垣殘瓦，遍地狼藉，却又有不知其數受傷的人，或爲民軍，或爲百姓，他們滿身血迹，躺在街畔輾轉呻吟，掙扎求生。一見到張竹君一行帶着醫藥各物經過，便忙不迭的高聲求救。那種淒慘萬狀的情景，着實令人爲之酸鼻。張竹君她們起先一一替他們敷藥包紮，盡力救治。可是越往前走，求救的傷患就越來越多了。張竹君眼看爲時不及，就祇好臨時作了個決定，重傷者立予搶救，輕傷者令他們掙扎前往聖公會，找上海紅十字會的救傷隊。

就這樣，在五里路上張竹君也搶救了三十餘名重傷傷患。然後她逕赴軍政分府，替那位受傷的標統裹了傷，再步行五里回到聖公會。抵達的時候，又有五十餘名傷患在苦苦等着她回來救治了。

由於在軍政分府聽到的消息，强悍清軍正在猛攻大智門車站，革命軍倉卒成軍，還有許多自動加入的各界青年和學生，他們缺乏作戰經驗，但却勇往直前，誓死不退。在清軍犀利的退膛砲轟擊，和機關槍的掃射之下，血肉橫飛，死傷纍纍。當年革命軍以一當十，作戰的英勇，犧牲的壯烈，誠足以驚天動地而泣鬼神。然而，正其因爲如此，受傷的官兵也就與時俱增，革命軍醫療設備不足，連野戰醫院都還沒有建立。所以只好任由那些受傷的官兵在大智門一帶呻吟呼號，奄奄待斃。

因此，張竹君一回到聖公會隊本部，她便召集全體同仁，熱淚盈眶，語調激動的向他們宣佈了此一事實。救傷隊的同仁聽後，雖然他們方始抵步不久，又忙了一陣在聖公會救治那些自行前來的傷患，大半天裏連水米都不會沾牙，但是他們仍能攘臂而起，拉起担架就在大智門跑，將那些垂死的傷患一個個的昇抬回來。

張竹君正忙於救治傷患，一位洋稅務司聞訊來訪，他說聖公會的房屋不够寬敞，難以適應紅十字會救傷隊的需要。而漢口郵局由於戰爭關係，如今正好空着。他建議張竹君把救傷隊搬到郵局去，一方面地方寬大些，

另一方面那邊也遠比聖公會安全。張竹君經過鄭重的考慮，終於接受了他的建議。於是，她們在一天之內三易其所，又搬進郵局裏。

郵局的房屋雖說寬敞，地點也離戰場較遠，比聖公會那邊安全得多了。可是郵局裏空空蕩蕩，一無所有。張竹君迫不得已，只好到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去借了一個爐子，一把茶壺，燒了些白開水，不得充飢，便聊以解渴。

半空之中砲彈不時呼嘯而過，落地時便轟然爆炸，天搖地動，槍彈嗤嗤的儘在四週圍飛。漢口郵局紅十字會救傷隊裏遍地都是血迹與傷患，陣陣撲鼻而來的是濃烈的血腥和藥味。張竹君和她的工作人員不眠不休，枵腹救治，把一個個革命志士從死神的掌握裏奪回來。她們焚膏繼晷，日以繼夜，在腹如雷鳴時還懷着力不從心，萬般焦灼的心情。因為傷患越來越多，她們時刻都感到人手不足之苦。九月初七抵達漢口，目不交睫的緊張忙碌到初八天明，偶或抽暇向外探望一眼，觸目所及的景象是一片闕寂，不見行人。

### 槍林彈雨冒險擺江

她們從九月初七一直緊張忙碌到九月十二日，在張竹君的日記上僅祇寫了寥寥數語：

「無日不有受傷者送診，稱藥量水，日夕大忙。」

九月十二日（十一月二日），清軍唯恐黃興率部反攻，他們施出了人神共憤的暴行，在漢口四處縱火，將一處繁華的市廛轉瞬間化為灰燼。黃興被迫退守武昌，歷兩千年建設之漢口精華付之一炬。那一天大火將要延燒到紅十字會救傷隊所在地的漢口郵局，情勢萬分急迫。可是張竹君又應武昌軍政府之邀渡江診治傷患，她不能顧一切的如時於下午四點鐘啓程，由漢口「擺江」到武昌草湖門外的織呢廠。



那天晚上張竹君在七點鐘時方始進了武昌城，救治傷患直到夜深，顯然她已經沒法再回漢口，至此她才獲得機會在武昌好好的睡一覺，把迫在眉睫的漢口大火暫且置之度外。

張竹君原與一位女醫生，一位女會員同行，她爲了確守中立立場，雅不欲接受軍政府的盛情款待。三位女士投宿一家小客棧，受到棧主全家由衷的歡迎，那時候張竹君的大名在武漢三鎮早已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所以棧主一家招待得非常之殷勤週到，關一間最潔淨寬敞的上房供她們住。可是六十年前中國內地客棧的衛生程度畢竟差些，張竹君頗嫌被衾枕褥不潔，總算她能隨遇而安，毫無怨言的睡了一夜。

九月十三日她從武昌回到漢口，大火還在猛烈的燃燒，而且火勢距離漢口郵局越來越近。張竹君的同事唯恐大火燒到，傷患不及撤離，他們先已將部份傷患移到漢口原設之「大清紅十字會」。漢口大火是北洋之犬，時任清軍第一軍統馮國璋、和滿魯蔭昌、鐵忠等人的「傑作」。因爲九月十二日馮國璋親往漢口前線巡視，被尙未撤退的革命軍散兵利用良好掩護一陣排鎗轟了回去，馮國璋狼狽而返，清軍自此也不敢深入，馮國璋便決心放一把火，將漢口市廛夷爲平地。滿魯蔭昌、鐵忠再從旁慫恿，於是釀成了漢口同胞的一大浩劫，大火燃燒六日不熄，漢口市區自橋口以下成爲一片焦土。在這幾天裏張竹君她們真是不勝其焦灼，火勢步步逼近，流彈嗤嗤亂飛，出去既有危險，便在郵局裏治療傷患也是耽心得很。她們困在郵局前後六天，直到九月十八日方有俄國領事來訪，對於她們在槍林彈雨、火光燭天中堅守崗位，救治傷患極表讚佩，但是也認爲她們繼續駐在郵局實在是在太危險。因此他力勸張竹君將紅十字隊遷往俄租界。他並且自動的爲張竹君找到一幢空茶棧，這座茶棧寬闊八丈五尺深可二十丈，內有大廚房五間，自來水、蒸氣爐、冷熱水管一應齊全。張竹君親自去看過以後覺得相當滿意，她們當天就搬了過去。遷入茶棧後又有俄國領事館和一名俄國商人墨利勤，不時的送些肉食、蔬菜和銅元來，使張竹君殊深感激。

紅十字隊遷入安全地帶，在俄租界一座茶棧裏安頓好了，救治傷患的工作也漸漸的趨於正常。因為漢口已成一犬瓦礫場，革命軍唯有全部撤回武昌，漢口無戰爭，傷患自然急遽的減少。於是，利用這一段空暇時間，張竹君便開始從事她西上武漢前線的第二項重要工作，純粹以她私人的身份，協助革命軍，組訓民衆，支援作戰，激勵士氣民心。

由於這一項工作必須到武昌去進行，因此她每天得渡一次江，通常她都是一大清早渡江到武昌，忙到下午再渡江回漢口，處理紅十字會的事務。當時武昌、漢口間還有一班小輪渡，每日往返一趟。可是張竹君因為時間配合不上，她又不耐於久等，所以她總是自備小划子來往。武漢之間長江水面遼闊，風大浪急，小划子「擺江」（照當地人的說法）本來就很危險，何況北洋軍佔領漢口以後，他們爲防止漢口軍民流向武昌，拉了招商局躉船的差，在躉船上架起大砲，一看見「擺江」的船隻便不分青紅皂白，槍擊砲轟。張竹君在這麼危險的情況之下，昂然不懼，每天「擺江」兩次，她的勇氣，確是尋常人等，所難以企及的。

### 武昌軍民盛大歡迎

張竹君第一次以私人身份從漢口到武昌，武昌各界，曾予盛大熱烈的歡迎。軍民學生，紛紛到會聽她講演，經常爲中外雜誌撰稿的劉鄂公（家麟）先生，當年還在讀小學，他就曾聽過那一次演講。據劉鄂公先生說：那天張竹君頭梳日本式盤髻，穿高領圓角上衣，青裙，着一雙深筒皮鞋，她身材中等，瘦臉，天足。說話帶廣東口音，不大容易聽得懂，但是第二天風行一時的革命報紙，如大漢報、震旦民報等，都將她的演講詞刊登出來。而他所講的內容則在於提倡男女平等，解放纏足，維護女權，打破禁錮婦女，束縛婦女的舊思想和舊禮教。不但適應當年的新時代潮流，而且極其迎合首義之區武昌城裏革命青年的心理。張竹君曾說，凡此都是她一

貫努力奮鬥的目標，由而更其獲得青年男女的欽敬與崇拜，她在武昌又度發揮了她極強烈的號召力，大大的鼓舞了士氣民心之外，還有大批青年，自動投效，踴躍參加紅十字會救傷隊的行列。使她迅即將救傷隊由一個小隊擴充為兩個中隊，在陽夏戰役的全部過程中，這兩個救傷中隊始終都置身最前線，為傷患軍民冒險服務。

她的總部設在漢口，自己則每天一趟上武昌做支援革命軍的工作。這其間，當然也發生了不少的驚險事件，可能是清軍方面對於她的所作所為已有所聞了，她成了清軍必欲置之於死地的目標。九月二十四日她自漢口碼頭渡江，北洋清軍就連續向她開了七鎗，幸無一槍命中。二十五日她獲知革命軍將自漢陽向漢口展開反攻，她迅即親自督隊前往，明明拿着紅十字會的大旗，却仍然受到清軍的襲擊。

那一天，張竹君乘轎，其餘的隊員則一律步行。行列前後各有會旗一面，每一位隊員都佩上了紅十字臂章，標識不可謂不明顯了。然而，乍出漢口，清軍便向她們連連的開槍射擊，幸好又是無人中彈。詎料清軍眼看張竹君一行就要進入漢陽。他們居然會發砲猛射，而且頭一砲就照準了張竹君的轎子轟來。當砲聲一響，呼嘯聲起，走在張竹君轎子旁邊的一位溫醫生十分機警，他情知不妙，猛可的將張竹君連人帶轎推倒在地，受了驚的張竹君剛從轎子裏掙扎起立，轟然一聲，砲彈便在路中爆炸。

從漢陽再回到漢口，俄租界上的紅十字隊隊部又出了事。有一名伙夫，從隊部出外上街打油。他走到了華景街，迎面闖上了一隊清軍，清軍指着他臂上的紅十字會臂章，硬說他是「匪徒」。那名伙夫高聲的抗辯的說：

「我們明明是專做慈善事業，救治傷患的紅十字會。你們怎說我是匪徒呢？」

可是，如狼似虎的清軍，却不由他分說，拔鎗便射。轉瞬之間，這名伙夫便身中三鎗，一入肺，一中腦，一傷腿，倒臥於血泊之中。經人送到天主教會醫院，他還能說得出話來，却是不久就傷重而死。張竹君特地卹

贈一百五十元，作爲他的安家喪葬各費。她請馬醫生向馮國璋交涉，馬醫生却推托的說：

「這件事發生在中國界內，我們不能過問。」

九月二十七日（十一月十七日），由於漢陽大戰將起，張竹君再度親赴漢陽，在漢陽縣衙門設立分院。漢陽的革命軍聽說紅十字會人員到了，不勝欣喜，熱烈歡迎。可是緊接着就有一批一批的傷兵被送了來。從早到晚，直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入夜，稍微空閑了些，她又惦念徐宗漢的丈夫總司令黃興，還有總部革命軍的高級軍官，在無星無月，路途不辨，寬度不及六尺，左邊是田，右邊是塘的小路上步行了許久，方始找到革命軍總司令部。她見到了黃興，和其他的幾位總部人員，互相道過近況，交換了些消息，黃興特地送她一匹馬，讓她騎回去。殊不知張竹君騎在馬上，更怕栽進田裏或塘裏，一路驚險萬狀，幾度墮跌，方始回到了醫院。——她一眼瞥見滿地都是傷患，又忙着督率同仁，給他們上蓋棉胎，下墊稻草，讓他們睡舒服些。

### 獨入漢陽搶救傷兵

那一夜直到午夜過後，方才不再見有傷兵送來，可是砲火連天，整整轟了一夜，令人想像得出，距醫院不遠的前線，戰況是何等的劇烈。張竹君因爲初履戰地，唯恐別的女同仁同來會有危險，所以她只帶了幾名男職員來。漢陽縣署後面是龜山，再往前便是漢陽鐵工廠。這位英勇無比的辛亥女傑，她不怕槍林彈雨，不怕驚濤駭浪，更不怕清吏清兵的暗算加害。她坦然承認她怕黑暗，怕獨自處在那麼許多男士中間，於是有人替她找一位老太太來和她作伴，她這才覺得心安。

從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到十月初三（十一月二十三日），革命軍與清軍在漢陽進行激戰，張竹君每天早晨渡河到漢陽，夜間仍同俄租界茶棧安歇。十月初三清軍進逼十里舖，漢陽岌岌可危。許多紅十字會

的醫護人員聞訊驚惶失措，竟從漢陽分院紛紛逃回茶棧，只有張竹君猶仍鼓勇前往，她在渡河時又遭到清軍砲轟，所幸清軍發射的全是開花彈，一顆顆的都在半空中爆炸，使她有驚無險的又過了這一關。

趕到漢陽，她更當機立斷，借到一艘小火輪，把分院裏的一百餘名傷患，全部運往漢口。沿途砲彈紛飛，險象環生，旁觀者無不為她捏一把汗。所以當她陪同傷患安然無恙的抵達漢口俄租界碼頭，碼頭上早已華洋畢集，萬頭攢動，大眾一致報她以熱烈的歡呼。爭先恐後，歡迎這一位冒險犯難，搶救回一百餘名革命軍戰士的女英雄，那是非常感人的一幕。俄國領事、太古公司的買辦，還有當地士紳韋子峯等，自發自動，捐出了大批的牛奶、食物、藥品，供百餘傷患之用，還有人借馬車給張竹君代步，使她感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於是，從十月初四起，張竹君請徐宗漢、唐守德、蘇慧慈三位女士，代她負責紅十字隊隊部的事務，又請了一批基督教內地會的醫生前來救治傷患。她自己則冒着猛烈砲火，一趟趟的往返於漢陽、漢口之間，在槍林彈雨的最前線，搶救出一批批受傷的革命軍將士來。她所表現的堅毅與勇氣，博得武漢三鎮全體軍民衷心的敬佩和頌揚。要說張竹君是辛亥當年，武漢前線，最出鋒頭的一位女傑，那是決不為過的。

張竹君專心一志於搶救前線負傷將士，搶救出來的傷患則分別送往本隊、武昌或其他公私醫院，全武漢的醫生護士都被她捨己救人大無畏的精神鼓舞起來了，他們純盡義務的救治傷患，日夜不懈，來者不拒。就由於張竹君的英勇表現，也不知道治癒了多少革命健兒，戰地軍民。——十月初五，她曾單人匹馬，直登龜山，眺望什麼地方還有傷患待救，但却被清軍密集射擊，子彈穿梭般的在她身畔掠過。她說：她曾目擊一顆長約八寸的子彈，飛過她的耳邊。可是眾人看時，她的左耳實正滲滲滴血，張竹君受了點兒輕傷。

十月初六（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漢陽易手，幸虧那天張竹君忙於救治傷兵，她無法抽空再去漢陽。可是被她派赴漢陽搶救的隊員，却在漢陽城陷之際，險些落入清軍掌握。他們在千鈞一髮時奮力逃出，所乘的

本船又在途中中彈，幾乎沉沒，賴由兩名男隊員冒死躍向鄰船，減輕了漏船的負荷量，方勉勉強駛抵河岸。初七（十一月二十七日）張竹君聽說業已失陷的漢陽城裏，還留有一批革命軍的傷患，她不顧一切，親赴漢陽，跟清軍交涉入城救傷。然而，她所獲的答覆，却是聲聲譁笑，和衆清軍舉槍齊射。轉瞬之間，她竟被轟擊了十七鎗，又是天佑斯人，讓她拔步飛奔，逃回了漢口茶棧。

漢口茶棧裏，還有數以百計的傷患亟待救治。漢陽去不成了，張竹君不遑休息，她從早到晚，忙於裹紮剖割，開刀敷藥，過度的勞累，過度的緊張，再加上左手感染細菌，全部紅腫，終於使她支而病倒。但是這位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偉大女性，她仍還是竭力支撐。直到十月初十（十一月三十日），她手部腫得厲害，又發了高燒，方始被隊員們強迫着臥床休息。

### 抱病回滬募集藥物

然而，一輪到床上，當她靜下來一想，立刻就想到抵達漢口一個月零三天了，在這三十三日之中，連堂堂的革命軍總司令夫人徐宗漢在內，所有的隊員，都是食不知味，目不交睫。喫的不過是烤紅薯、油餃、燒餅、饅頭，連一頓好好的飯菜都沒有喫過。同時，此行所攜的醫療用品，加上當地人士所捐助的，爲數已經不多。復以隆冬將近，傷患和隊員還需要大批的被褥和寒衣。因此，她決定先回一趟上海，備辦冬衣藥料，作爲補充。

張竹君將漢口方面的事務，交代過後，她旋即抱病返滬，繼續奔走。可是，上海各界，先已聽說張竹君在武漢戰地的英勇事迹，卓越表現，竟以對待英雄凱旋式的隆重儀節，予她以最熱烈的歡迎。廣東人以張竹君爲傲，上海人也以張竹君爲榮，全國婦女同胞，更以張竹君的成就，大大增進了爭取女權的信心。張竹君瘋癲了

黃浦灘，人人都想瞻仰瞻仰她的風采。於是，各界乃在安愷第張園——當年革命鉅子吳稚暉、蔡元培、章太炎等諸氏經常發表演說，宣傳革命的一處遊樂場所，公開場合，舉行了歡迎張竹君女士返滬大會，請她登台演講。那一天，張園車水馬龍，冠蓋雲集，出現了空前未有之盛況。張竹君微恙初癒，精神奕奕，她着戎裝，穿長靴，在歡聲雷動中登台亮相。報告了她率紅十字會救傷隊赴武漢從事戰地工作的經過，帶着些激動的情緒，她曾透露出若干戰地的內幕，她說：

「我要告訴諸君，有很多的話，我不能講出來。因為我要離開紅十字會的立場，方始能將一些苦衷說出。諸君，我現在穿的是革命軍軍服，正是我要脫離紅十字會，改變我個人的方向。」

「紅十字會會員，必須確有紅十字會的資格，方可毋忝厥職。不然，以紅十字會為發財的媒介，或者以紅十字會作奸細的掩護，那就大大有失紅十字會的宗旨。紅十字會的會員祇能在兩軍罷戰的時候，身入戰場，以搶救受傷者為第一要務。紅十字會是要補充作戰雙方衛生隊之不足的。假使要等作戰雙方把傷者送來，那就不知道會增加多少死者了。所以，但凡紅十字會可到之處，我們一定要能夠到達，祇是不宜深入戰線之內而已。」

「因此之故，我有滿腔苦衷，不能不為諸君道。我從離開上海醫院，三四十天，我就聽說紅十字會中雜有敵軍間諜，也有冒名誑騙者。諸如此類，不可勝計，這真是損污我紅十字會的名譽。我是漢人，當然誰也不能使我不愛漢族。但是我若身為紅十字會會員，我就祇能無分仇怨，無分種類而一視同仁了。所以我在武漢不作偵探，更不會派人到清軍之中去作奸細。深望所有的紅十字會會員都能保持這種中立的立場，認清紅十字會的宗旨，勿在漢軍中為虎作倀。」

「我在漢陽時，即會親眼目覩，有四個人冒用紅十字會的名義而做漢奸。諸君如果不信，請到武昌軍政府一查便知。當時我見到這種情形，真是心慘欲絕。所以我從今而後，再也不願為紅十字會會員，而將改投女子

軍。不日我將再去武漢，參加革命軍北伐！我爲獻身革命，特地退出紅十字會。希望諸君勿再以紅十字會爲兒戲，則我等幸甚，紅十字會幸甚！」

### 韜光斂迹終成大名

張竹君當衆表明立場，她將從軍北伐。祇不過，她回到上海以後，革命大勢，急轉直下。上海、鎮江、杭州、蘇州、廣西、湖南各地相繼起義。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復，黃興自武昌樓船東下，主持東南大計。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議和。十一月初六（十二月二十五日）國父返抵上海，旋即當選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革命告成，中華民國建立，張竹君自然無須再赴武漢，從戎北伐了。

據馮自由說：民元南京政府成立的前幾天，他從美國抵滬，曾經到西華德路黃寓會晤黃興。當時胡漢民、張竹君和徐宗漢都在座。不過，民元以後，縱使張竹君的早年友好都在民國政府位據要津，胡漢民榮任大總統府祕書長，黃興出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馬君武也以實業部次長代理部務。就在這冠蓋滿京華的時候，在辛亥前後享過大名，立過大功的辛亥女傑張竹君，反倒韜光斂迹，絕不在社會上顯露頭角。更不要說是交結政要，與昔日友好相盤桓了。她能由絢爛而歸於平淡，適足以證明她胸襟之開闊，天性之恬適，洵非常人可企及。民元後張竹君仍然住在上海星加坡路舊業，繼續爲提高女權，和社會福利事業而努力，她曾作過壯語說：

「我是基督徒，我能忍受一切的苦難。我有犧牲的勇氣。祇要能替婦女同胞盡力，我就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然而民元以後她就很少在公共場合出現，僅祇有人發現她伴同伍廷芳夫人到戲院子裏去聽聽戲。民國成立，男女平權，她彷彿平生大願俱已達成，所以她樂得休息休息，安享餘年。不過她的名氣響亮却歷數十年而不



衰，某年她由上海回一趟廣州，在輪船上遭遇海盜搜劫，當海盜們聽說她是張竹君時，立刻便斂容正色，鞠躬而退，而且還派一名守衛站在她的艙門口，以免其它的海盜貿然驚動了她。又一年粵紳徐甘棠和女醫師羅秀雲，在上海東亞酒樓舉行盛大婚禮，特請鄺富灼和張竹君担任伴郎伴娘。新郎新娘男女儂相年齡都在五十開外，上海報紙稱之為「雙絕」，傳為太平盛世的一段佳話。當年還有人稱張竹君為「婦女界之梁啟超」，也可以想見她影響力之大，受人崇敬之深了。

張竹君至死堅持獨身主義，她終身未嫁。晚年她收養了二十餘名孤兒孤女，一律以親生骨肉看待，一一將他（她）們撫養長大成人，個個都有卓越的成就。唯有一點，便是她仍然命她的義子義女稱她為「爸爸」。

漢口戰場女醫與大砲



李友女傑（左五）所率領的紅十字會醫療人員，歷五十  
年苦守，抵達漢口十五個星期後救護革命傷兵；在一查哈斯別影